

齊齊哈爾濱鐵路車站外門前人頭如麻正門。聯營工一辦事處。列
大三個問題

列吉聯三號

雙木

合

。

大手小

鼠

。

且說某富翁產了三個女兒，大和小的兩個，都配給那高官子弟，獨次的嫁給田家之子，他看大小兩個女婿，有勢可趨，所以十分敬重他們，次的便不免獨蒙輕視了。

有一回，富翁壽誕，三個女婿都來和他拜壽，大和小的兩個，裝扮得滿身華麗，顯出他們是官家子弟，次的却樸樸實實，只穿着一付很淡薄的黑布衣。拜壽畢了，富翁要擺賣着自家的體面，叫大小兩個女婿隨他出去游玩，却放掉次的不帶去。次的自己心裏想：「大爺，
『我們三人同是他的女婿，怎麼我獨不好跟他出去遊玩呢？』

想了，便不管他高興不高興，擅跟着他們一同出去了。

他們在路上見了一個池塘，塘邊有個大石，面上裂了一條大縫，塘裏有一羣鴨兒在游泳。富翁便用這兩件東西來做問題，給他們三個人對答。他道：

一，鴨兒何以能游泳于水中？

二，大石怎麼會裂了一條大縫？

大和小的兩個都答道：「一，因鴨兒體輕，毛多，足有蹼，所以能在水裏游泳。二，因從前黃巢在這裏試過劍，所以裂了一條大縫。」

次的却駁說：「我有個老三婆，養了一隻水牯牛，體大毛小，足沒有蹼，怎麼能游泳于水？我們每人的口和肛門，都裂了一條縫，難

道也給誰人試過劍呢？—

富翁將頭點了一點，重說了幾句「不錯。」

他們再行了數步，富翁見路旁有許多綠竹，又提了一個問題出來：

三，直直的竹子，怎麼會彎曲呢？

大和小的兩個又答道：「大路上，千人萬人來往，給多人所攀挽，所以這竹子會彎曲。」

次的却又駁道：「我的伯祖父，他的背上匾僂，又是給何人所攀挽而然嗎？」

富翁聽了，一時喜出望外，說道：

「你們三個人個都對答有情理，待我回家時，再辦多一些酒菜賞

賜給你們吃吧。」開席後答言道：「你既回來，再擺些些醃菜，

從此，富翁便不敢獨看輕次的女婿了。

齊而就座？」

大頭時又發話：「你請尊父，並請尊母，又請婦人，酒擲
到，預以慶喜，會歌舞。」

大頭小頭同又發話：「大聖上，千人萬人來拜，各人祝饗，

三、而直歌舞，亦應會歌舞。」

來：

和尚再拜而退走，富翁見他沒有答言，又對下一問問理出

富翁詰詰問了一詰，重對下說：「未報！」

誰出誰歸人聽無臉面？」

三秀才

溫玉書

清乾隆年代有甲乙丙三個秀才，同去上京考試，三個人行李不多，所以便混合在一起了；但是他們都不願擔挑，其中有一個說：「我們既然各不願擔挑，不如任憑各人說老，如果那個人說得不老的，行李便給他擔挑，你們以爲好嗎？」其餘兩個都贊成。

〔甲先說：「盤古開天涯（我）拿尺。」〕

乙聽了，不假思索的說：「皇母蟠桃，涯食哀（了）五六隻。」最後輪到丙說了。那時丙正在窘迫中，他倆又頻頻催個不已，丙怒起來，於是情急智生的說：「東（東），閻君（靈氣）前翻來翻

「小子嘅亞爸（父）娶老婆（妻），閒係（還是）請涯來陪客。」

他們便請人公評，結果甲秀才說得年歲最輕，於是行李便歸他擔挑了。

廣東惠湯三多祝

一對三答

藍孕歐

他是一個富翁，只因不大識字常常受虧，心裏覺得很是難過。一天，他去問他底親戚，想一個善法。他底親戚勸他請一個先生教他底兒子讀書，將來考個秀才，也好榮宗耀祖。他答應了，並求他底親戚介紹一個先生。一天，教書先生來到屋前，適值他在那邊。先生問道：

「這裏有一個富翁要請人教書，我現在來了，不知富翁是那個？請求老爹指點。」

「啊，先生來了，很好。要請先生的人就是我了。請進裏面

坐。富翁讓先生進去坐下，說些閒話。臨末，富翁對先生說：

「先生，我有一個對聯和三個問題要請教先生，如果先生做得來，教書的事就定了。」先生請他說出來。富翁說：

「我底對聯是：門有千竿竹。」

先生聽「我對的是：家藏萬卷書。」先生很快捷地說。

富翁說：先生問

富翁：「不對，不對，三個問題也不必請教了，請先生自便罷。」

先生給富翁一說，滿腔惱恨說不出，一溜煙跑回家去，躲在床上，只是唉聲歎氣。先生底二弟看見哥哥這種情形，忙去問他，才曉得原來是怎麼一回事。二弟對先生說：

「哥哥不必氣悶，讓我給你解答，並且要使他上當才好。」二弟說了，忙跑到富翁家裏，說明來意。富翁歡喜，也提出一個對聯，

說：

「門有千竿竹。」

「砍枝爲掃帚。」他說。

「對呀！我有了這許多的竹子，每年叫人砍了竹枝做掃帚也要賣幾千錢呢？說起來真好笑，剛才有一個先生對的是一家藏萬卷書。」

完全不對；我家裏一共只有幾千家詩，百家姓，雜字等等幾書，那裏藏有什麼萬卷書？這不是挖苦我嗎？那個先生連人事都不懂，還想來教書，豈不可笑？你先生對的真好！不過我還有三個問題，如果你答得出來，就請你教書。」他問富翁有什麼問題，富翁說：

「我問你，諸葛亮和周瑜底父親是誰？」

「諸葛亮底父親是諸葛何，周瑜底父親是周旣。這有什麼難的問

題？」

「你底話有什麼憑據？我也讀過三國演義，却沒有看見周旣和諸葛何底名字。」

「你忘記了。書上不是有「旣生瑜，何生亮」這一句嗎？」

富翁似乎記得書上是有這一句，也就承認是對的。他又說：

「我再問你，關公底女兒在麥城敗走後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她被關公底姑母帶去了。」

「關公那裏有什麼姑母？」

「南海普陀山底關世音菩薩不是嗎？」

他原來是瞎說的。富翁却不明白，只得由他。同時心裏想一對是對了，三答也答了一個，只剩一個，非難他不可。於是 he 說：

『你知我底頭有多少重？你一定不知道的。』

大爺『這更容易了，你底頭只有八斤半重。』

景一『胡說，你怎樣曉得？』

小爺『我自然曉得。不信，你且把頭割下來稱。如果不對，我情願輸。』

富翁明知他是瞎說的，只是不能證實，也是由他。於是一對三答。都給他說對了。富翁就允許請他教書，當即交了幾百錢爲定，並請他吃飯，後，他告辭，富翁約定某日開學，他也答應了。到了日期，富翁等了半天，也不見他來，才知道上了他底老當。』

三件難事

阿牛|阿狗兩弟兄是年年替人做工過目的。這一年，阿牛覺得非常地高興，因為他自替人做工以來，每年的工資都是十七八元，今年居然受僱主的青眼，出了二十四元的工資來僱了他去。雖然來僱的時候，僱主提出個條件，說是：「凡是他家裏叫阿牛做的事情，一件也不能違命；要是有一件做不來，就要扣除工資八元。」阿牛以爲這不過是一種怕他躲懶的限制，在平常的田家決沒有難做的事情；所以他便大膽地將條件答應了。

誰知事竟出人意外，他自命爲件件都能做的人，却竟碰到了三件

不能做的難事：

第一件，就是清明日叫他牽牛到楊柳樹上吃柳葉。

第二件，就是端午日叫他到屋頂種莧菜。

第三件，就是中秋節叫他用礮糠搓繩來吊羊，他既然不能做這三件難事，所以就每件事扣錢八元，三八二十四元，一年的工資統統扣光了，竟落得一場空歡喜。

第二年，阿牛的弟弟阿狗親自跑到這個僱主家裏去自薦說：「去年我的哥哥替你們家裏做工，竟至有三件難事情做不來，不能稱你們主人的心意，很是慚愧。我再來替你家做過，要是有一件做不來，請你扣工資十六元好了。」主人聽了歡喜之極，忙很客氣地說：「要是你老兄肯來做，那就格外加薪，一年給你四十八元好了。」他以為這

三件難事誰也不能做到，落得說個客氣，橫豎不要拿錢出去的。因之他倆就訂定了。

當清明日，主人叫阿狗牽牛上楊柳樹吃葉子的時候，阿狗便把牛繫在柳樹枝上，用一根很粗的竹竿，不住的將牛打着，打得牛的全身都一痕一痕地腫了起來。主人見了忙問他爲什麼把牛打得這麼厲害？

阿狗說：「我叫牠上柳樹去吃葉子，牠硬不肯上去，豈不是該打嗎？」說罷，他又猛力地一邊打，一邊說：這隻不聽話的瘟牛，我不怕牠會硬，總要打得牠上樹再歇。」主人看了，只怕牛被他打死，忙止住阿狗說：「快請你不要打牠，這件事就算你做了。」阿狗笑着說：「那末就饒了牠吧！」

當主人叫阿狗於端午日上屋頂去種莧菜時，他便拿了鋤頭，爬上

屋頂，不住地將瓦片打碎。主人見了忙問他爲什麼把瓦片打碎？阿狗說：「坤牠打碎來種莧菜呀，因爲瓦片太粗，不好種，必須打得如泥土一般才行。」主人聽了，忙又止住他說：「阿狗！快不要打，這件事也就算做了。」

到中秋節，主人叫他用礬糠搓繩來吊羊的時候，阿狗便說：「搓礬糠的繩，須在一間不通風的房子裏面，一通了風就搓不成的。」主人就替他備了一間不通風的房間，叫他去搓。阿狗天天吃吃白飯，在房子裏玩玩，睡睡，一點事也不做。過了好幾天，主人問他礬糠繩搓好沒有？他只說沒有。又過幾天，主人復來問他搓好沒有？他說：「那有這麼快！連頭都勿曾起好。」再過幾天，主人又來問他頭起好沒有？他又說：「那有這麼容易！着實沒有。」主人等得不耐煩了，

說：「這麼捲了這許多日子，還是頭都勿曾起好呢？他笑着說『咳！你不曾聽見古話說：『礮糠捲繩起頭難』？主人說：『這幾天正是農忙的時候，那有許多工夫給你捲繩？』他又笑着說：『你既然要用礮糠的繩，那也是慌不來的，再等等吧！』於是又過了幾天，主人問他起好沒有？他說還是沒有。主人耐不住再等，以荒誤農工；因之又對阿狗說：『這件事又只得算你了。請你快去做秋收的工作！阿狗還笑着說『咳！真可惜，白捲了幾天，前工盡棄了。』

到了年底，阿狗便謝過主人，白晃晃地捧了四十八元錢去了。

士人曰：『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鶯鵠。』

謂：『一頭耕牛，本來應該宰殺，因做主的太狠，不復解人情，所以指使他回鄉，不許他進了武昌縣。主人是主計局監督，那時他有空閒時間，